



爱情 来了 你就上

命中注定，
上帘说，就是你！
忆锦 著

又名《兔子压倒窝边草》

全世爱
ALL ABOUT LOVE
院爱系列

ONCE WE COME ACROSS LOVE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杯具，洗具，其实都在一个茶几上，
自从早产的她在温室里遇见晚产的他，那一天起……
爱情来了你就上，莫待秋后空嗷叫！

● 最颠倒众生的火爆爱情轻喜剧 ● 引爆全身恋爱细胞，掀起全城热恋狂潮！

爱情 来了 你就上

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ISBN 7-5382-1111-1

定价：20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来了你就上 / 忆锦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382-8757-8

I. ①爱… II. ①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9194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字数: 243 千字 印张: 21.5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悦 叶北宁

责任校对: 刘琛

策划编辑: 王贵

特约编辑: 马昭雯

封面设计: 嫁衣工舍

版式设计: 郭艳

ISBN 978-7-5382-8757-8

定价: 29.80 元

目录 contents



壹 两小无嫌猜 /001

肖兔：“什么叫做金龟婿啊？”

凌超：“肤浅！”

“肤浅”这个词儿，在小学生常用词典里是有的，
肖兔一下子就查到了，查完之后，她凌乱了……

贰 情花开，多灿烂 /097

“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出了名的女人更是难上加难。”

肖兔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了如此深刻的体会。

叁 正果是修出来的 /231

假如你有个朋友，最喜欢上的课是《生理解剖》，
最喜欢的玩偶是人体模型，最喜欢的电影是《沉默的羔羊》，
最喜欢做的家务是杀鸡，最喜欢的武侠是《新龙门客栈》……

尾声 /333

〈壹〉

两小无嫌猜

肖兔问凌超：“什么叫做金龟婿啊？”

凌超正在低头做一道奥数题，没搭理她。

肖兔提着嗓门喊：“喂！我在问你话呢？什么叫做金龟婿啊？”

凌超放下笔，抬头盯着肖兔，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：“肤浅。”

“肤浅”这个词儿，在小学生常用词典里是有的，肖兔一下子就查到了，查完之后，她生气了。

这小子不就高她一届吗？凭什么说她肤浅？算起来，他还是她干弟弟呢！



肖兔还在她妈肚子里的时候，电视里正在热播《西游记》，她妈一眼就看上了里面那只玉兔精，以至于孙悟空出现破坏唐僧和玉兔精的好事时，她妈一时愤慨，动了胎气，疼得嗷嗷直叫。

她爸收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从单位赶到医院，等到医院的时候，肖兔已经出生了。

由于是早产，肖兔生出来的时候只比刚出生的猴子大了那么一丁点，全身皱巴巴地躺在保育箱里，特别难看。

她爸比较悲观，觉得这女儿养不长，就算养大了也一定嫁不出去。

她妈却坚持认为女儿是玉兔精转世，将来是要娶唐僧的。

她爸觉得她妈这想法太不实际：“唐僧有什么好的？难道你想我们女儿嫁个和尚？”

她妈不屑地白了她爸一眼：“你懂个什么？唐僧不仅长得白白净净，还是皇亲国戚，又不会出去花天酒地，最重要的是，万一哪天腻烦了还能吃掉！”

于是，她爸无语了。

后来，肖兔终于被护士从保育箱里抱了出来，那时候她已经大了一圈，浑身的褶子都不见了，看上去白白嫩嫩的。

她爸还是比较悲观，觉得女大十八变，现在漂亮，以后说不定是个丑八怪。

她妈却不那么认为，她觉得女儿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等长大了那就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，到时候全镇的男孩子都追着自家女儿跑，她这个做妈的可就风光了。

她妈想到这里，特别高兴，当下决定给女儿取名叫肖兔，将来是要做玉兔精娶唐僧的！

再后来，肖兔哇的一声哭了，哭声特别响亮。

她妈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家小兔喜欢这个名字呢。”

她爸提醒道：“她是在哭呢。”

她妈点头：“是啊是啊，女儿都高兴得哭了。”

于是，肖兔嘎的一声，不哭了。

这件事后来让肖兔知道了，她为此特别郁闷，吴承恩老先生当年写的是玉猪精，难道她妈就要叫她肖猪了吗？没深度，太没深度了！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肖兔虽然是早产，但是生命力特别旺盛，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就被她妈抱着出院了。刚到门口就遇见隔壁老凌家那口子大着肚子被担架抬进来了，老凌穿着一双拖鞋跟在旁边。

于是肖兔就被她妈抱着赶了人生第一场热闹。

“老凌，你老婆要生了啊？”

“是啊，她早上起来上厕所，忽然肚子痛，我鞋都没来得及换就把她送来了。”

“你老婆肚子这么大，会是个大胖小子吧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不说了，我先去看看我老婆！”说着，老凌就踩着他那双脱了胶的拖鞋，噼噼啪啪地跑远了。

拖鞋声把正在睡梦中的肖兔吵醒了，她哇的一声，又哭了。

她妈伸手在她脑门上摸了一下，然后自言自语地嘀咕：“这么大肚子，肯定是个儿子……”

她妈没猜错，三小时后老凌那口子果然生了个带把儿的，由于是足月出生，长得白白胖胖不说，个头还特别大。不过这娃生下来就不会哭，过了几天，还跟个闷葫芦似的，不哭也不闹。

老凌慌了神，生怕儿子是个哑巴，叫了单位里一群人来给儿子作鉴定，其中也包括肖兔和她妈。

肖兔被她妈抱着到病房的时候，正闭着眼睛睡大头觉。

一群人把老凌的儿子围在中间，议论纷纷，她妈手里抱着个娃挤不进去，于是偷偷在女儿屁股上掐了一把，肖兔被惊醒，哭声震天。

果然，那群人全都停止了议论，自动自发地给肖兔和她妈让出了一条道。

她妈高高兴兴地凑上去，刚走到婴儿床跟前，床里的大胖小子就“哇——”的一声，也跟着哭了。

老凌激动得差点没掉眼泪：儿子总算不是个哑巴啊！

为了这件事，老凌夫妻对肖兔母女特别感激，主动提出要认肖兔做干女儿，就这样，肖兔除了有自家的爸妈之外，还多了一对干爸干妈，外加一个干弟弟，当然这干弟弟是否出于自愿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

后来，老凌那口子也出院了，抱着儿子进院子，鞭炮放得震天响。

肖兔那时候已经快两个月了，听到鞭炮的声音特别兴奋，挥着小手让她妈带她出去看。

她妈刚把她带到院子里，老凌就护着老婆儿子走了进来，这回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西装，脚下还踩着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，一见到肖兔和她妈，就从老婆手里抱过儿子，走了过去。

“干女儿，干爸带着你干弟弟回来了！”

肖兔眨巴着眼睛，没听明白。

“以后你就是姐姐了，开不开心啊？”

肖兔咧开嘴，傻乎乎地笑了。

“哇——”老张手里的孩子哭了。

肖兔她妈说：“老张，你儿子现在哭得很有精神啊！”

“是啊！多亏了你家小兔啊！”

“客气什么？远亲不如近邻嘛！以后，你儿子有我家小兔罩着，保管长得白白胖胖的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……”

“对了，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凌超。”

“好名字啊！以后一定能超凡脱俗！”

……

这场对话最后在凌超无止境的哭声中结束了。

肖兔她爸在旁边嘀咕了一声：“这么会哭，哪像个男孩子？”

她妈白了她爸一眼：“你懂什么？会哭的娃儿聪明！”

“我们家娃儿岂不是要聪明绝顶了？”

“呸！你才绝顶呢！”

她爸：“……”

肖兔七个月的时候，会自己嘀嘀咕咕了，第一个开口的字既不是爸也不是妈，而是老凌家的儿子超超。

其实道理很简单，肖兔出生后特别会吃，她妈奶水不够，只好求助隔壁老凌家那口子，好在老凌家的凌超食量小，凌超他妈就把剩下的奶水喂了肖兔。

凌超他妈一般是这样说的：“超超吃完，轮到小兔啦！小兔乖，干妈给你讲故事，我们家超超昨天呀……”

这样一来二去，肖兔就记住了“超超”这个词，开口第一个字儿就是个“超”字。

好在那时候的人都单纯，这事儿要是摆在今天，说不定她爸她妈会以为生女儿生了个流氓呢。

后来，肖兔一周岁，会走路了，她爸她妈给她办了两桌周岁酒。

大家喝了点酒，就提议让肖兔表演走路，没想到这丫头贼争气，一口气在院子里绕了一大圈，竟然没有跌倒。

她妈一高兴，就提议要让女儿抓阄。

别人家抓阄都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哪像肖家人抓阄，抓着什么都往女儿周围放。过了一会儿，地上已经摆满了东西，她妈就拍拍肖兔的屁股，让她去选一样。

肖兔踉踉跄跄地绕着那些东西走了一圈，最后一伸手，抓住了一块布。

众亲戚于是围绕着那块布议论纷纷。

她二舅子说：“从这块布的面料上看，侄女以后可能会去种棉花。”

二舅母白了老公一眼：“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？种棉花？亏你想得出来！照我看，小兔以后是要去当裁缝的！”

她三姑急了：“怎么会是裁缝呢？应该是服装设计师！”

正当一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凌超他妈抱着凌超从屋里出来了，扯着嗓门就喊：“孩子他爹，有没有看见咱超超的尿布？白色底，印蓝花的那块！”

院子里忽然一片沉默，众人扭头，看到肖兔正拿着那块白底蓝花的棉布欢快地往自己脸上贴……

凌超的这块尿布后来被肖兔她妈私藏起来，做了一只兔子布偶，就一直放在肖兔的床头。



肖兔从小食量就特别大，三岁的时候已经一次能吃两碗稀饭了，她妈为此很发愁。再这样吃下去，吃穷了事小，万一吃胖了那可咋办呀？她妈考虑了一宿，最后决定让肖兔一顿只吃一碗稀饭。

这可难为了肖兔，干巴巴地盯着吃完的空碗，嘴里念念叨叨着：“妈妈，吃饭饭……”

她妈一狠心，伸手把女儿往门外推：“乖，去你干妈家玩。”



肖兔子是一边回头巴望那锅子稀饭，一边摇摇摆摆地去了凌超家。

那时候，凌超也就两岁又十一个月，肖兔进门的时候，他妈正好也在喂他吃稀饭，一大锅稀饭摆在凌超面前，可他就是不肯吃。

他妈急得直冒汗，连哄带骗：“超超乖，吃饭饭啦！”

饭？

肖兔一听到这个字儿，那俩眼睛就跟黄鼠狼似的，绿幽幽的。

“干妈，兔兔也要吃饭饭！”

凌超他妈正愁着儿子不吃饭呢，见了肖兔眼前一亮，有主意了！于是她给肖兔盛了满满一大碗稀饭，热情地招呼她：“小兔，来吃饭饭给超超看，嗯……看上去真好吃！”

肖兔吃得稀里哗啦，半张脸都沾满了饭粒。

凌超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，时不时地伸出舌头舔一舔小嘴唇，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扭头对他妈说：“妈妈，吃饭饭。”

“好嘞！”他妈乐滋滋地给儿子盛了一碗饭。

因为这件事情，凌超他妈特别欢迎肖兔到他家去吃饭。而肖兔也特别喜欢一到吃饭时间就往隔壁跑，一来二去，她妈看出了端倪。

“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我们家小兔都不喊着要吃饭了？”

她爸那时正在修收音机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好什么好呀？我觉得她这几天吃完饭就往老凌家跑，一定有什么缘故，说不定她在老凌家偷吃饭呢！”

她爸不耐烦地抬起头：“你也真是的，女儿喜欢吃饭就让她吃嘛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？孩子小，会吸收，吃什么都长肉。万一以后身材走样，做衣服多出来的布料钱，你出啊？”

她爸想了想，觉得有点道理：“你要真担心，就把女儿送去读幼儿园好了，那里的伙食都是定量的，保管吃不多。”

她妈觉得有道理，第二天就去镇上幼儿园给肖兔报了个名。

为此，肖兔万分不情愿，但是老妈有令，她又不好反驳，逃了几次之后，还是乖乖地去了上幼儿园了。

好在，过了几天凌超也被送来念幼儿园了，而且还被编在了同一个班。
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自从肖兔念幼儿园之后，凌超又开始不吃饭了，他妈着急，又想不到其他办法，干脆就把儿子送去跟肖兔一起念幼儿园，还特别吩咐阿姨，吃饭的时候让他俩一起吃。

这个错误的决定，后来直接导致了凌超的饭全被肖兔霸占。以至于有一段时间，凌超一度饿得没力气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而肖兔则每天活蹦乱跳的，比在家里还精神。

凌超的文静由此得名。

幸亏，这件事后来被幼儿园阿姨发现了，为了不被家长说失职，阿姨每次盛饭的时候就偷偷地给俩娃子多盛点。

于是凌超终于不再饿肚子了，而肖兔则吃得更多了。

幼儿园比家里还有饭吃，这可把肖兔乐坏了，每天一大早就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幼儿园，她妈有时候忙着洗衣服做饭送迟些，她还又哭又闹。

为了不让自己新做的裙子再被女儿拉坏，她妈找了凌超他妈帮忙，每天早上送凌超去的时候，就顺便把肖兔也带上。

凌超他妈那时候的坐骑是一辆二十四寸的凤凰牌自行车，凌超坐前面，肖兔坐后面，两人每天一前一后坐着凌妈的车去幼儿园，出弄堂的时候老被弄堂口聚着聊天的老太太们开玩笑。

“老凌嫂，又带儿子、儿媳去幼儿园啊？”

凌妈腼腆地笑笑，顺手扶了把在后座上扭得快要掉下去的肖兔，心想：可能把未来的儿媳给摔坏了！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凌妈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女人。

凌妈就这样骑着她那辆破自行车，早上送，晚上接，风里来雨里去地照顾了俩孩子两年，直到肖兔和凌超上大班的时候，那辆自行车终于破了。

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破了之后，凌妈决定带着俩孩子走路去幼儿园，那时候他们住的院子离幼儿园并不是很远，只要出门往前走，穿过一条弄堂，然后沿着小河再走上一段路就到了。

那时候肖兔走路特别快，蹦蹦跳跳地就把慢吞吞的凌超落在了后头，凌妈于是要求两人拉着手走路。

凌超不肯，把手藏在身后头，一个劲儿地往他妈身后躲。

肖兔可不管，干妈叫她干啥她就干啥，干妈叫她拉凌超的手，她当然不能让干妈失望喽！于是她一个箭步闪到凌妈身后，抓住了凌超的手。

第一次拉同龄人的手，软软的，很舒服。

凌超挣扎了几下，甩不开，最后终于妥协了。

于是，每天早晚人们总能看到，在朝霞或者夕阳里，一个走路大摇大摆地小女孩拉着一个小男孩的手，那小男孩看上去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扭扭



捏捏地跟在她身后。在他俩后头还跟着一个慈祥的少妇，看着他们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暖暖的阳光洒在他们一大两小三人的身上，拖出三个长长的，金色的影子……

有一天，这三个影子忽然少了一个，只剩下那两个小影子，手牵着手走在河边。

原来那天放学的时候，一向准时的凌妈没来接他们，两个孩子在幼儿园门口蹲了很久，直到所有的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接走了，凌妈还是没有出现。

肖兔从台阶上站起来，拉过凌超的手：“走，我们自己回去！”

凌超张张口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是已经被肖兔一把给拽下了台阶。

回家的路很短暂，可是对于两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却很漫长。他们手牵着手，慢慢地沿着初秋的河岸走着，清澈的河水漫过河堤，秋蝉在枝头吟唱着最后的骊歌。

肖兔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走快点，不然干妈会担心的。”

凌超不服气：“你干吗这么听我妈的话？”

肖兔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很认真地回答：“因为她是我干妈呀。”

然后，凌超就没有再问下去了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院子的门虚掩着，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争吵的声音。

肖兔牵着凌超的手刚要走进，院门忽然开了，老凌从里头快步走出来，扭着脖子往里喊：“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就是要出去闯一闯！”他说完，转过头，看到了一脸惊恐的肖兔和凌超。

“爸爸……”凌超弱弱地喊了声。

老凌看了眼儿子，三十几岁的男人，眼眶忽然就红了。

“兔兔，干爹要离开一段时间，以后超超就交给你照顾了，知道吗？”

肖兔问：“干爹，你要去哪里呢？”

“干爹要去一个很远很大的地方，等回来的时候就给你们带巧克力。”

巧克力？那可是很好吃的东西。

肖兔高兴地点头，一手拉着凌超，一手拍着胸脯：“干爹，你放心吧，兔兔一定会照顾好干弟弟的！”

然后，老凌就走了，第二天没回来，第三天没回来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天……一直没回来过。

后来，凌妈一直哭，哭得都顾不上接送孩子了，于是肖兔就每天拉着凌超的手一起走出院门，穿过弄堂，沿着河堤去念幼儿园。

直到有一天早晨，凌妈忽然不哭了，她从房里走出来，穿着土黄色的新连衣裙，胖胖的眼睛笑着，眯成了一条缝儿。

她对肖兔和凌超说：“走，今天妈送你们去幼儿园！”

肖兔高兴得拍手，说：“干妈，你还是笑起来好看！”

3

后来，肖兔七岁，该上小学了。

报名的那天，凌超他妈带着儿子也去了。

学校给每个报名的孩子做了能力测试，正常的直接入学，个别几个不那么正常的就劝他们先读学前班，肖兔不幸成了少数派。

她妈倒是无所谓，可肖兔死活不肯。

要是她读了学前班，那凌超岂不是要高她一届？哪有干姐姐比干弟弟低一届的？肖兔不服气，缠着她妈一定要读一年级。

她妈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跑去跟校长说情。

第一次去，没成功。

第二次去的时候，顺手在巷口称了两斤苹果，校长同意了。

于是，肖兔就背着书包去上一年级了，凌超上二年级。

什么？你问两人的年级怎么还是不一样？原因很简单，上次能力测试凌超考了满分，成了那届入学新生里唯一一个直接念二年级的学生。

到最后，肖兔还是低了凌超一届。

由于肖兔基础差，又不肯念学前班，听起课来特别吃力，等学期末考试，成绩发下来，她和凌超都考了一百分。

不同的是，凌超是语文和数学都考一百分，她是语文和数学加起来正好考了一百分。

拿着那两张惨不忍睹的试卷，肖兔她妈悲摧了：“上天怎么能这么欺负一个早产的孩子呀？”

于是，她决定给肖兔请家教。

请的第一个家教是个退休老教师，教了两天就摇着头走了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朽木不可雕矣，孺子不可教矣……”



她妈听不懂这老头儿在讲啥，于是决定给女儿找个年轻点的。

请的第二个家教是隔壁院子王奶奶家，来老家过暑假的孙女儿，据说姑娘儿在学校里念的是师范专业，成绩特别好。

可惜，教了才两天那姑娘就借口家里有事，收拾包袱跑路了。

至于后来王奶奶提起孙女向学校申请转专业的事，那都是后话，可以忽略。

为了女儿的家教问题，肖妈烦恼不已，在院子里晒衣服的时候，无意间和凌超他妈提起了这事儿，他妈当即建议：“不如让兔兔和我们家超超一起做作业吧，不懂还能问问。”

这主意很称肖妈的心，当天晚上，她就把女儿送去了凌超家。

那天，肖兔竟然破天荒地晚上八点前就做完了作业，第二天还在学校里拿了颗五角星。

从那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在自己家做过作业。

那年学期结束的时候，肖兔两张试卷的总分终于从一百分跳到了一百五十分，凌超还是满分。

三年级的时候，肖兔做了她人生的第一个班干部——劳动委员。

那时候，凌超已经当了三年的班长了。

在肖兔他们班，老师规定劳动委员必须每天留下来指挥同学打扫卫生，这也是他们班只有肖兔一个人去竞选劳动委员的原因。

肖兔从没做过班干部，所以对胳膊上挂的这两条杠杠特别在意，每天都留到很晚，等教室全都打扫干净了，她才肯走。

这让每天和她一起回家的凌超等得很不耐烦。

“你怎么每天都要我等你啊？”

肖兔亮亮她胳膊上的红杠杠，说：“我是劳动委员嘛！”

“我不管，你要是每天都那么迟，我就不等你了。”凌超说完就管自己走了，果然没有等肖兔。

肖兔不在意，每天还是等到大家全都打扫完了，她才走。

过了几天，有一次她走下楼梯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凌超也背着书包准备回家。

她问：“今天你怎么这么晚？”

凌超嗤了一声：“我检查卫生。”

肖兔不明白：“你又不是劳动委员……”

凌超白了她一眼：“我是班长。”

没错，凌超已经当了三年的班长了。

从那以后，凌超他们班的班长就比别班多了一个任务，每天班里打扫完卫生之后，班长都得检查完一遍，才能走。

这样，他们又能一起回家了。

后来，肖兔过生日，她妈送了她一只绿毛龟。

肖兔很喜欢这只绿毛龟，当成宝贝似的养着，她妈觉得女儿和这只乌龟很有缘，就开玩笑地对肖兔她爸说：“你看女儿和乌龟这么有缘，将来说不定能钓个金龟婿。”

肖兔她爸没把这话当回事，嗯了一声就过去了，可是却被肖兔记住了。

那天做作业的时候，肖兔问凌超：“什么叫做金龟婿啊？”

凌超正在低头做一道奥数题，没搭理她。

肖兔提着嗓门喊：“喂！我在问你话呢？什么叫做金龟婿啊？”

凌超放下笔，抬头盯着肖兔，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：“肤浅。”

“肤浅”这个词儿，在小学生常用词典里是有的，肖兔一下子就查到了，查完之后，她生气了。

这小子不就高她一届吗？凭什么说她肤浅？算起来，他还是她干弟弟呢！

肖兔生了气，回家到时就等凌超，自己一个人在前面跑，没一会儿就到了家。过了很久，凌超才不紧不慢地走回了家，也不问肖兔为什么。

这样僵持了几天，有一天下课的时候，肖兔的同桌缪可言就神秘兮兮地问她：“兔兔，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了？”

肖兔不明白缪可言在讲什么，眨巴着眼睛，一头雾水。

缪可言朝她眨眨眼：“你就别瞒我了！就是五(2)班的那个班长凌超啊！他不是你男朋友，干吗每天等你等那么迟？有一回我还看见你们手拉着手一起回去呢！”

肖兔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凌超？个子比她还矮，胳膊比她还细，皮肤比她还白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竟然骂她肤浅！还男朋友呢？简直就是——开——玩——笑！

虽然肖兔百般否认，但是缪可言却表示，她都已经是凌超公认的女朋友了，不用再解释什么了。

原来，这几年来，凌超一个人包揽了学校参加的大大小的奥数奖项，



早就是出了名的数学小神童了。而肖兔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通过小学生人际八卦网络,成了大家口中公认的,凌超女朋友。

“清白”被毁,肖兔没有生气,她只是……愤怒了。

4

对于有辱她“清白”的不实谣言,肖兔很愤怒,琢磨了一天该怎么报复凌超,只可惜到了放学还没想出来。

肖兔赌气,回家路上依旧没去理凌超,一溜烟地往家里跑。

跑到院子门口,才发现早上出门忘记带钥匙了,进不去。

肖兔在院子前徘徊了一阵,琢磨着要不要爬墙进去,却看见凌超已经慢慢悠悠地跟上来了。

“喂,你有没有带钥匙?”她很客气地问。

凌超摸了摸口袋,摇摇头。

肖兔本来就生气,这下更生气了,捋起袖子就准备往墙上攀。忽然,她定住了,扭头颇有深意地打量着凌超。

凌超那时候正靠着树,准备等大人回来开门,察觉到肖兔闪烁着阴谋光芒的眼神,警惕地问:“你想干吗?”

肖兔指着墙对他说:“你爬进去帮我开门。”

凌超看了看那堵快有他两人高的墙,断然拒绝:“我不爬。”

肖兔说:“我要是不进去,小绿会饿死的。”小绿是她养的绿毛龟。

“它是乌龟,不会饿死的。”

“不嘛!我就要去喂它!”肖兔干脆耍起了赖皮。

凌超皱了皱眉头:“你自己为什么不爬?”

“因为我是女孩子嘛……”肖兔说这话的时候,柔柔的,确实像个女孩子。

凌超扯了扯嘴角,似乎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,过了一会儿,他放下书包朝肖兔走了过去。

“你上去,我在下面垫着。”肖兔说着,蹲了下来。

凌超犹豫了一下,最后还是踩上了她的肩膀。

“你别乱动。”他第一次翻墙,不免有点紧张,声音透着心虚。

肖兔嘴里答应着,身子却不经意地晃了晃。

“别动啊!”凌超喊。

“知道了，你快爬呀！”肖兔催促。

凌超哼了一声，咬咬牙，攀着墙垣的手用力想支撑起身体。

忽然，脚下的人出其不意地晃了一下。

“啊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身体再也无法保持平衡。

一声闷响过后，他们俩全都摔在了地上。不同的是，肖兔是坐在地上的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报仇后的快感。而凌超是卧在地上的，两只手紧紧抓着脚腕，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。

没错，他摔着腿了。

后来，大人们回来了，立马把凌超送去了附近的医院，X光片出来后，医生宣布凌超的左脚踝有一条细微的骨裂，必须打半个月的石膏。

这下，肖兔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心虚地想去讨好他，却被凌超狠狠地白了一眼。

凌超会生气是难免的，下周他要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一个重要的奥数比赛，现在打了石膏，难不成叫试卷自己飞来给他做？

不过凌超气归气，在凌妈问他是怎么受伤的时候，还是没有把肖兔供出来，这豁达的行为霎时就衬托出了肖兔内心的狭隘，一时，她为自己幼稚的报仇行为感到无地自容。

回到家后，为了补偿凌超，肖兔主动要求每天送凌超上下学。

大人们很高兴，都说肖兔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会照顾弟弟了。其实只有肖兔心里明白，她这是在赎罪了呢。

肖兔每天扶着凌超上下学的事情，后来在学校的八卦网络里传开了，大家更加坚定不移地深信肖兔就是凌超的女朋友，那几个对凌超有意思的小女生再也不敢借口去问他数学题了，这样一来凌超的耳根反倒清净了很多。

后来，市里的奥数比赛举行了，由于路太远，凌超打着石膏没能去成。肖兔心里过意不去，想来想去，最后决定把自个儿最宝贝的小绿送去讨好凌超。

凌超拿着那只装绿毛龟的鱼缸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的神色。他很讨厌爬行动物，特别是这种浑身长满绿毛，湿漉漉的东西。

可是看到肖兔期待的眼神，他最后还是把小绿收下了。

“先说好了，养死了我不负责。”

“好……”肖兔看看小乌龟，有些不忍心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你这么聪明，